



世纪文库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

[美] 马士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

[美] 马士 著 张汇文 姚曾虞 杨志信 马伯煌 伍丹戈 合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目次

- 第一章 朝鲜、中国和日本 / 1
- 第二章 对日战争 / 29
- 第三章 邮政的发展 / 63
- 第四章 铁路的发展 / 79
- 第五章 中国面临瓜分 / 111
- 第六章 百日维新 / 141
- 第七章 义和团的起源 / 170
- 第八章 暴风雨的爆发 / 209
- 第九章 北京和天津 / 244
- 第十章 北京各使馆获得解救 / 280
- 第十一章 列强的同床异梦 / 310
- 第十二章 外交解决 / 353
- 第十三章 商务协定 / 387
- 第十四章 协定中的海关 / 416
- 第十五章 帝国的复亡 / 439
- 附 表
- (一) 一八七四——一九一一年间中国所借外债表 / 480
- (二) 一九一五年在中国领土内已完成, 在建造中, 或已订约承造之
铁路表 / 484
- (三) 上海浚浦局岁入岁出之部 / 487

附 录

- (一) 海关：应有的精神鼓励，指导它的方针，它应达成的任务，一般论点和特别规章 / 489
- (二)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邮务总办赫德爵士所受荣典表 / 508
- (三) 同文馆沿革 / 511
- (四) 关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中立问题的备忘录摘要 / 520
- (五) 一五一七——一九一一年间各国派至北京政府之外交代表名单 / 528



第一章

朝鲜、中国和日本

一 作为中国藩属的朝鲜 / 2 二 一八六六年法国对朝鲜的远征 / 2
三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美国军舰的访问 / 3 四 一八六八年
对朝鲜的海盗式侵掠 / 3 五 建议下的美国外交使节 / 4 六 一八
六九年德国和俄国的企图 / 5 七 一八七一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
责任 / 5 八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使节所受的敌意接
待 / 6 九 朝鲜炮台被平息，出使失败，六月至七月 / 7 十 一八
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日间的第一个条约 / 8 十一 一八七六年
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和朝鲜间的条约 / 9 十二 一八八二——一八
八六年朝鲜和西方各国间的条约 / 10 十三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
三日汉城的排外暴动 / 11 十四 袁世凯和穆麟德奉派前往朝鲜 /
11 十五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汉城的政变 / 12 十六 一八八五
年四月十八日的中日条约 / 13 十七 穆麟德同俄国的阴谋 / 13
十八 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二日英国占领巨文岛，十月墨贤理奉派前
往朝鲜 / 14 十九 墨贤理奉有维持中、朝关系的使命 / 15 二十
一 一八八六年一月德尼奉派为朝鲜国王的顾问 / 16 二十一 德尼欲
使朝鲜脱离中国 / 17 二十二 袁世凯维持中、朝的关系 / 17 二
十三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朝鲜使节在华盛顿受接待，十二月
德尼辞去朝鲜的职务 / 19 二十四 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的对抗情形日
益加剧 / 20 二十五 一八九四年三月至五月朝鲜东学党的起事 /
21 二十六 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被刺 / 22 二十七 中国应邀平定
东学党，中、日双方派遣军队 / 23 二十八 日本否认中国对朝鲜
有宗主权的主张 / 24 二十九 中国接受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拒
绝 / 25 三十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人侵占汉城王宫并改组政府 / 26
三十一 七月二十五日中国租用的运输舰“高升号”沉没 / 26 三
十二 七月二十九日牙山之役，八月一日宣战 / 27

一 作为中国藩属的朝鲜

高丽，即朝鲜，这“清晨恬静之乡”，这“遁世者的王国”，现在

就要变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争夺物了。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已经有几世纪之久；双方朝廷完全承认相互间的义务，一方给以抵御外侮、弭平内乱的保护，另一方则输纳贡物，并为每一个新统治者请求承认和册封。在一五九二年明万历皇帝当朝时，这个藩属曾经受到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的进犯。他蹂躏了朝鲜全境之后，又渡过鸭绿江，进入满洲；最初遭过一次挫败，随后他击败了中国人派来迎敌的军队，但是因中国军队得到了增援，于是他被迫退出了满洲；一五九八年，丰臣秀吉死，日本人撤出朝鲜，但釜山港还继续被日本人盘踞。一六一八年满洲人兴师征明，结果把南满洲并入他们的版图；一六三七年又征服了朝鲜。满洲统治者在一六四四年登上了中国的帝位，这个俯首称臣的朝鲜王国又恢复了对中国皇帝的藩属地位，历时两百多年，一直平静无事。

二 一八六六年法国对朝鲜的远征

一七九四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朝鲜。一八三九年有法国神甫三人受到斩刑而殉道，在以后十四年中，又有当地神甫九人遭遇同样命运。一八六六年，有法国神甫九人被斩首，只有三人获救。一支由七艘船组成的海军远征队在罗兹海军上将(Admiral Roze)的统率下，于十月间奉派驶往江华，当他们的一支登陆部队在海岸上立下据点之后，便宣布封锁通往国都汉城的各孔道。朝鲜朝廷丝毫没有开始谈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而法国军队在十一月底便折回芝罘，他们不但一无所获，甚至对于他们所提出的种种要求连一个答复都没有得到^[1]。

[1]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一，第二六五以下各页。

三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美国军舰的访问

一八六六年六月，美国双桅帆船“袭击号”（Surprise）在朝鲜海岸遇难，船上的水手备受优待^[1]。同年七月，当美国双桅帆船“薛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在一个朝鲜的港口停泊时，船上的水手因行为野蛮，在岸上滋事，但被救脱逃；于是那只船受到民众的攻击，他们杀死八个水手，并把其余的人一并生擒^[2]。美国三等炮舰“华褚塞号”（Wachusett）曾经在一八六七年一月间进行一次毫无结果的调查；一八六八年三月，巡洋舰“申南多亚号”（Shenandoah）访问朝鲜，但是“并没有听到任何可以证实关于两项报道的消息……”一项报道是说有几名“薛尔曼将军号”船上的水手依然生存，另一项是说朝鲜政府有意派遣使节前往西方各国^[3]。

四 一八六八年对朝鲜的海盗式侵掠

上述报道是由一个美国公民任金斯（F. B. Jenkins）传达给美国当局的；一八六八年春间，他偕同一个普鲁士商人欧裴特（Ernst Oppert）和一个法国神甫费龙（Abbe Féron）搭乘租用的一艘德国轮船“中国号”（China）前往朝鲜，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调查这些报道的真相。在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人们才知道他们策划这次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要盗窃某

[1] 西华（驻上海总领事）致西华德（美国国务卿）函，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七页。

[2] 又函，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引，第三三六页。

[3] 西华致西华德函，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前引，第三三七页。

几处朝鲜故王的坟墓；企图获得他们意想中埋藏在这些坟墓里的黄金和其他宝物；或者把这些尸体运走，借以勒索赎金；或是，据他们自己扬言，借劫持这些尸体来随心所欲地要挟朝鲜宫廷肯和他们各自的政府谈判商约。美国人任金斯以六项罪名被控于上海的本国领事法庭，但是公诉时没有能把他和控案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已经证明了他曾经付给真正教唆犯欧裴特一笔钱并且曾经偕同远征。“其他各关系国领事都等候我的〔美国领事的〕起诉结果，再决定是否对于他们本国国民提起诉讼。”他们都没有提起这样的诉讼；但是法国神甫则被驱逐回国，后来他又回到本地治里担任教会工作。普鲁士人欧裴特却写了一本书^[1]。

五 建议下的美国外交使节

到这时为止，西方各国和朝鲜的关系不过是一次被击退的武装远征，一次受到冷遇的友好访问，和一次归于失败的海盗式劫掠。一八六八年，有人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派遣一个负有双重目的的使节：第一个目的是调查“薛尔曼将军号”水手的命运，假如他们受到虐待，还要要求补偿，同时“把我们对于他们厚待‘袭击号’遇难水手的那一番感激的意思，告诉朝鲜人”；第二个目的是取得一项商约。这个建议也指出，美国尽可率先谈判一项条约：“法国在朝鲜已经遭到不幸；英国的利害关系并不见得比我们的还更为重大，而且也没有冤抑需要伸雪；北德意志……在东方迄未有确定的政策。”^[2]因此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就奉派去作这项建议中的调查工作，并且“如果时机有利于在朝鲜猎取

[1] 西华致西华德函，一八六八年七月三日，“美国外交关系”，第三三七页；“北华捷报”，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一，第二七四页；欧裴特，“禁地”(A Forbidden Land)，伦敦，一八八〇年。

[2] 西华致西华德函，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七页。

商业利益的话”，当即商定一件具有那种意义的条约。他应该由驻扎当地的海军司令陪同前往，并“携带一支足以显示美国政府声威的兵力”^[1]。

六 一八六九年德国和俄国的企图

就在这时，德国政府于一八六九年六月间，试图通过一位伴随德国使节的日本官员的媒介来打开谈判之门。釜山的朝鲜官员“认为通过一个日本人来传递这种信息是非常唐突的”，因而朝鲜人和日本商馆间的关系就此中断，“直到外国船上的日本人离开国境为止”。日本驻留地的景况可说是凄惨可怜的——其中“住有六名官员和三、四十名苦力，他们都不得远离他们的住所半哩以外，并且大家都受着朝鲜人极恶劣的待遇”^[2]。一八六九年五月间，在朝鲜海岸从事测量的俄国炮艇受到轰击而遁去^[3]。

七 一八七一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责任

在这几次远征中，没有一次曾经提到有关中国宗主权的话。的确，美国国务卿菲士(Fish)曾经警告过该国公使说，“在中国和朝鲜之间存有一些政治关系，因此你最好还是事先取得北京政府的允许，如果可能的话，请它从中斡旋”^[4]；但是倭斐迪(Low)公使对于这项建议却置之不理——“朝鲜实质上是一个独立国。诚然，它每年向中国进贡，

[1] 菲士(Fish)致倭斐迪(Low)函，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日，前引，第三三四页。

[2] 巴兰德(Brandt)致李福斯男爵函，引证于倭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七四页。

[3]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一，第三九二页。

[4] 菲士致倭斐迪函，“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四页。

但是这种进贡毋宁说是换取对中国通商权益的一种代价，而不是一种政府间的进贡”^[1]。他没有提到册封，也没有提到两国间已经存在有几世纪之久的关系，并且他会很容易地在北京把他自己陷入一次外交纠纷中。但是中国一直还没有吸取到台湾的教训^[2]，李鸿章只是最近才在天津上台，而且中国的大臣们又事事不肯负责。他们甚至于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其政教禁令，悉听其自为，中国向不干预”^[3]。倭斐迪曾经请求借调中国海关的一位美籍税务司杜德维(E. B. Drew)充任他的使团的翻译，翻译这个位置在东方的谈判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赫德以这项请求向总理衙门请示，但是接奉札谕说，“鉴于朝鲜和中国间现存的关系，本衙门不能批准一位海关税务司前往该处，但杜德维如欲请假，当可照准”；于是杜德维获准“照通常办法给假六星期”^[4]。

八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使节所受的敌意接待

由一艘巡洋舰、两艘三等炮舰和两艘炮艇组成的一支美国舰队在罗求斯(John Rodgers)海军司令的统率下，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驶抵江华岛外，倭斐迪和他的僚属也都在船上。这位公使由于立

[1] 倭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六二页。

[2]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第七至第十三节。

[3] 总理衙门致倭斐迪函，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一一二页。

[4] 赫德致杜德维函，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这封信非常明显地继续写道：“我希望你不致被枪杀，或受到其他的伤害——但是我总认为朝鲜人会抗争；如果他们真的抗争，美国将有荣誉去维护民主原则，并以武力打开这尘世间的最后一把锁。罗求斯海军司令(Admiral Rodgers)是相信武力的，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论，以武力作为一种工具来运用，和运用外交狡计或人们用以使别人信服他们的意见的其他种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同样神圣的。”

刻收到了一封询问这次远征目的的信件而大为鼓舞，倭斐迪当以书面答复和口头解释告诉来信人说，在朝鲜方面派定了地位足够高的官员来会晤公使的时候，他就将这次远征的目的宣布，又说在这期间，他将分别派员前往勘查海湾及河道^[1]。倭斐迪想要从他这次出使中获致外交结果的希望，立即幻灭了，因为在六月一日，测量船只受到了掩蔽下的炮台的轰击^[2]。虽然这位公使“并没有忘记政府的总政策是和平，而且在世界上一个辽远地区的敌对行动应该极其小心地予以避免”，他却同海军司令商定，对于这样一种“无缘无故加诸和平使节的攻击”，须要立即采取行动^[3]，否则“美国政府的威望会受到严重打击的”^[4]。随后双方又有信件的交换，其中的一封信附有一件朝鲜王寄致北京礼部咨文的副本，在咨文中，朝鲜王请他的宗主国在他的困难中予以援助——“凡在人臣，义无外交”。他恳请“特降明旨，开谕该国使臣，以为破惑释虑，各安无事”。他又暗示宗主国当局应答复使节的来文：“而藩邦侯度，不敢以转递答函，烦渎部堂。”^[5]

九 朝鲜炮台被平息；出使失败； 六月至七月

他们事先已经决定要平息和占领江华岛上的各炮台，并在据守二十四小时之后撤退——“据守这样长的时间，方足以表示我们有随意惩罚

[1] 倭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一一六页。

[2] 又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二日，前引，第一二一页。

[3] 同上。

[4] 又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日，前引，第一二六页。

[5] 倭斐迪致菲士函附件。

这类罪行的能力”^[1]。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二十艘武装汽艇组成的远征队于六月十日离开了舰队，占领并毁坏了架有四八一尊大炮的五个炮台，夺得五〇面旗帜，杀死二五〇名以上的朝鲜兵，并打伤了其他许多人，然后，于十二日折回，少有伤亡。于是倭斐迪又试图打开谈判，但是尽管据他的看法，“这些军事行动比起一八五八年英法两国占领大沽炮台，致使中国立刻派来枢臣并在天津缔结条约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军事行动来，关系更为重大”^[2]，可是这样的对比完全错了。地方官拒绝把他的信件转送到国都，对于他的要求也没有给以答复，于是他不得不呈报失败。他曾经受到过警告，要他留心不完善的谈判会产生麻烦^[3]，但是现在的麻烦却是谈判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这位公使报告说：“最近的示威对于谈判毫不发生作用。如果不进抵京城，那就什么事都办不通。可是要想推进到那里，兵力却嫌不足，除非甘冒很大的危险。假使和平方法失败，我们势将撤退，等候训令。”^[4]于是在七月三日这位公使和舰队一齐撤退，那些曾经希望和平打开朝鲜海禁（纵使以武力支援而其本意却是和平的）的人们又都失望了^[5]。

十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 日间的第一个条约

就在这时，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

[1] 罗求斯海军司令致伯莱克中校(Comander Blake)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九日，“美国外交关系”，第一三五页。

[2] 倭斐迪致菲士函，六月二十日，同上。

[3] “交涉时要注意一件事：在中国的一切麻烦都是由不完善的交涉而产生的……约定的种种限制，是世界上终于最难打倒的东西——特别是在这些国家中。”赫德致杜德维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九日。

[4] 倭斐迪致菲士电，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一四九页。

[5] “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就此停步的话，朝鲜将会像一个长熟了的梨子，落到俄国的嘴巴里。”——赫德致杜德维函，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日签订的这个条约^[1]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商业规定一般是以中国和西方各国间的成例为依据；但是其中没有“最惠国”条款；也没有规定，像西方各国人民所享有的那种完全的领事裁判权地位，而订明一切刑事犯应由领事和地方官会审^[2]；但是却进而规定^[3]，“两国政教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由于省略未提的原故，凡民事案件都应该由当地官员依据讼案发生地所用的本国法律去裁判。两国相互让与通商的权利，就像中国给予西方各国人民的那样^[4]，不过在两国间的任何一国内，另一国的人民却不得将进口货运入内地，或在内地购买产品；这样运入的进口货以及购买的产品都应受到没收的处分；贸易严格地限于通商口岸。

十一 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和朝鲜间的条约

在远征台湾之后^[5]，日本就开始在国外寻求另外一些逐鹿之场，来吸引它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武士们的注意。一八七四年，它提出了对琉球群岛的完整宗主权的主张^[6]，这项主张最后在一八八一年经中国承认。一八七五年，一艘日本兵船奉派沿朝鲜海岸进行巡逻；十二月间，船上的一些水手在江华岛岸上遭到射击。一八七六年一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军示威，在探悉中国必像一八七一年那样地置身事外以后，日本就强迫那位满心不愿意的朝鲜国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条

[1] “条约汇编”，卷二，第一二三五页。

[2] 第十三款。

[3] 第三款。上引字句系按照第一三〇〇页所载日文本的译文录出。

[4] “通商章程”，第十四款、第十五款。

[5]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第七——第十三节。

[6] 同上，第十五章第十七节。

约，这条约是在二月二十六日在江华岛上签字的^[1]。据第一款的规定，“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并且根据条约，开放釜山、仁川和元山等口岸，对日本通商。

十二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朝鲜和西方各国间的条约

几世纪以来，这两国的人民之间一直就有商业来往，虽则那种往来只限于这些口岸中的一个口岸之内，并且很少有人注意到提出独立自主的主张的是日本而不是朝鲜，朝鲜那种藩服中国和与世隔绝的政策，依旧没有变更。当一度在一八七八年，另一次在一八七九年，有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捕，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法国代表申诉的对象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使囚犯获得释放的也正是中国政府^[2]。可是日本人却分明在汉城设法削弱藩属对宗主国的关系；因而李鸿章于一八七九年给了一位朝鲜高级官员（按：指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一个老谋深算的忠告，他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诡计的惟一办法就是同西方各国缔结条约。后来当美国公使请求中国政府就美、朝建立关系事，从中斡旋时，中国政府就劝他直接向汉城朝廷请求。于是朝鲜就在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和美国，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英国及德国，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和意大利，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历七月七日）和俄国，一八八六年六月四日和法国分别签订了条约。欧洲各国为避免对朝鲜独立问题作成定案起见，都委派他们的驻北京公使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兼充驻汉城的代表，但是美国鉴于北京方面放弃责任，便援日本例，委派了一个与北京和东京使馆完全无关的全

[1] “朝鲜和其他各国间的条约”，一八九一年。

[2]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二，第五八三页。

权公使驻在朝鲜——这一步骤使日本方面异常欣慰^[1]。

十三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汉城的排外暴动

对美条约的签字使得国王的父亲、摄政王大院君所领导的朝鲜反对党派大为震惊^[2]。排外的谣言开始流传，在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有一群暴动者攻击汉城的日本使馆，杀死里面几个人，但是日本公使逃脱了。第二天，暴动者进犯王宫，索取王妃的性命，他们认为对政府的积弱应该由她负责。中国和日本都派兵来恢复秩序。日本军队在九月间取得惩办暴徒和赔款五〇〇、〇〇〇元的保证；但是在这笔款额中，有四〇〇、〇〇〇元在两年之后由日本退还^[3]。中国逮捕了大院君，并把他送到保定府，他在那里一直被拘留到一八八五年九月。

十四 袁世凯和穆麟德奉派前往朝鲜

于是中国决定要比较积极地干预朝鲜事务。负责这件事的李鸿章调派他的最亲信幕僚之一袁世凯为驻汉城商务总办。此外，他还决定在国王身边位置一个外国顾问，想使这位顾问对……于朝鲜就像赫德对于中国那样；至于这个位置的人选，他择定了穆麟德，穆

[1] 宾汉(Bingham)致夫里翁(Frelinghuysen)函，东京，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三年”第六〇三页。

[2] 王后李显应(中国人作这样的称呼)的儿子为嗣，显应因而借居摄政的地位。

[3] 威基(Wick)致夫里翁函，华盛顿，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五年，第五六七页。

麟德到中国来原是为参加海关工作，当时则任职于德国领事馆。他在一八八三年春季到达朝鲜，期望他能够凭着他的进言献策使大局按照中国的利益去发展，并且维持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他的第一步骤就是开办一个海关，自己担任主持人。当时朝鲜外务署已经成立，他奉派为参判(vice-president)之一，并且积极参加署务的一切讨论和决定。他把他自己和朝鲜视为一体，采用朝鲜服装，并在许多方面遵从朝鲜风俗。在他本身的职责以外，他还为朝鲜的工、商、财政的改善和交通工具的改良，积极介绍革新办法。在这些办法之中，很多是相宜的与合理的，虽则有一些还嫌为时过早，但是其中没有一件是在财政上成功的，没有一件筹得充分款项，足敷适当的开办之用。他经常吁请李鸿章给以同情、赞许和帮助；论同情，他固然得到不少，但是那位总督对于朝鲜的事情却不想耗费非必要的精力和金钱^[1]。

十五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 汉城的政变

穆麟德的方案之一就是成立一个邮政机关；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因庆祝邮署成立举行宴会。街上突然发生了暴动，一位出席宴会的朝鲜官员(按：指闵泳翊)在街上被杀。其他朝鲜官员则赶往王宫，向国王告急，并偕同他到自从一八八二年起就驻扎在汉城的日本卫队营里去避难。第二天早晨，即十二月五日，发生一次“东方式的普选”，七名内阁大臣被杀，反对派组成一个政府。中国商务总办袁世凯率同自一八八二年起即驻扎那里的中国卫队前往王宫去保护国王，但发现王

[1] 主要取材于墨贤理在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六日为著者所写的备忘录。参看下文第十八节。

官已被日本公使和日本军队盘踞。中国军队向日本军队开火，接着便有普遍的骚动，汉城的一般居民都投入其中。日本人于是冲出城，直奔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当时中国正处于东京（按：指越南的北圻）纠纷之中，不能和日本抗衡，因此日本特派大使井上馨（Inouyé Kaoru）伯爵在一支强大海军的支持下，由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签订的一项条约，取得了十足的赔偿。根据这项条约，朝鲜同意道歉惩凶；赔款三〇、〇〇〇元；并为日本使馆卫队建筑营房^[1]。

十六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的 中日条约

到春季的时候，显然东京的纠纷可以搁置一旁，中国方面快要腾出手来了；可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大愿意立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伊藤博文在天津和李鸿章商妥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两国将在四个月内从朝鲜撤出它们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它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充任教练员；两国间任何一国如果要派军队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所派军队，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2]。

十七 穆麟德同俄国的阴谋

改组朝鲜军队曾经是穆麟德的计划之一，在一八八四年年底之前，他曾经恳请李鸿章举荐教练员；但是由于那位总督把全副精神贯注在东

[1]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二，第五八八页；平安致夫里令亥赠函，东京，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五年，第五五三页。

[2] “条约汇编”，卷二，第一三一六页。